

新知录摘抄

子部
●
笔记

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新知录摘抄

(明)刘仕义 著

贤智之过

吉水罗念庵先生以议大礼不合去之，屡诏不起，居讲学务敦实践，接引四方有志之士，孜孜不倦。嘉靖末郭希颜以“放弃佚臣仗畎亩不忘君”之义上疏，储贰，朝廷恶其希功干进，处以极刑。先生闻之，感动，因思昔人薰膏之讥，遂禁趾不逾中国者十，诸缙绅皆谢绝之。岁癸丑，杨继盛在武选，谓严嵩当国，专权稔祸，发其十恶五奸曰：臣居兵曹，以讨贼为职。嵩盗权窃柄，误国殃民，天下一大贼也。卒以危言就戮。刘仕义曰：念庵知道者也，二公其贤智之过矣。昔唐中宗时，处士韦月将上书告武三思潜通宫掖，必为逆乱，上大怒命斩之，《朱子纲目》书曰：杀处士韦月将。刘友益书法曰：月将退处山林，而与闻宫掖之事，出位甚矣。书处士病之也。然则郭公宁能免于朱子之议乎？《庄子》曰：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。邵子曰：此君子思不出其位，素位而行之意也。然则杨子宁能免于越俎之嫌乎？大抵君子不贵于死谏，贵于有以善其死。观于《春秋》之书，泄冶无褒辞，其旨深矣。是虽视世之梯突脂韦，循默苟容者为贤，然以中道律之，宁不深为君子惜耶？

唐荆川

唐荆川顺之以议大礼不合而去，养高林泉，海内矜式。厥后倭寇猖獗，应命总戎，乃大不厌，时望士论以是少之。刘仕

义曰：此不足以病荆川也。昔翟焦谓梁惠王曰：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，后亦应之，此举重劝力之歌也。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？然而不用者，不若此其宜也。或曰：荆川可以出邪？曰：荆川多技能，洞韬略，谙算法，尝观王子应电所注《握奇经》，谓王君年始衰矣，而志尚壮。今塞垣多故，安知不有知君而举之者？使之儒服立军门，亲鼓鼙之间，以与老将角短长，而知其胜算之果不能出吾书也，则王君乃可以自信矣。岂其亦欲以自试也乎？殆哉！其岌岌矣，不出可也。又尝自言其晓天文精历法，每叹屠龙之技，无所用之，岂其亦为技能所使也乎？殆哉！其岌岌矣，不出可也。

治体

居官以不扰为贵，老子烹鲜之喻，柳子种树之说，可谓达于治体者矣。浅识之人，每自矜其智，自炫其才，日驱所治之民而奔走之，日取前人之成规而易之。殊不知上日劳而下日困矣，其何能治哉！王阳明先生知庐陵时，务以玄默化民，县庭晏然。民有讼者，亦不令人拘捕，但以一木牌付讼者，俾人随牌至而已，其不扰类如此。噫！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耳。父母斯民者，所宜深念也。

诗有别趣

昔人谓诗有别才非关学也，诚然矣。其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，则殊未是。杜子美诗所以为唐诗冠冕者，以理胜也。彼以

风容色泽放荡情怀为高，而吟写性灵为流连光景之辞者，岂足以语三百篇之旨哉？近唐寅送人下第诗曰：“王家空设网，儒子尚怀珍。”唐荆川以为是有怨意，因举唐人诗曰：“明主既不遇，青山胡不归？”如此胸次方无系累也。此见诗之命，意当主于理矣。都穆咏节妇诗曰：“白发真心在，青灯泪眼枯。”沈石田以为诗则佳矣，有一字未稳。《礼经》曰：“寡妇不夜哭。”“灯”字宜改作“春”字，此见诗之用字当主于理矣。若谓诗有别趣非关于理，岂不谬哉？

山林之乐

唐人有诗曰：“相逢尽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见一人？”盖叹世人假途躐荣，守资待次，沉酣于名利中而莫之止，其于徜徉山林之下，自有乐地，殊未知也。夫政务之扰，孰与琴书之娱？冠裳之拘，孰与野服之适？“午门待漏寒威逼，”孰与“睡觉东窗日已红”？若急流中勇退者诚达矣哉！吉水罗念庵洪先建言忤旨，由翰林归田，厥后当道交章屡荐，坚志不起。尝有诗曰：“独坐空庭一事无，秋风春雨自团蒲。而今始解闲非偶，到得能闲几丈夫。”吁！公亦可谓超然有见者矣。永丰罗一峰伦以抗章忤权贵，由修撰弃官而归，作诗曰：“五柳先生归去来，芰荷衣上露漙漙。不由天地不由我，无尽烟花无尽杯。别样家风幽涧竹，一般春意隔墙梅。老来只怕风涛险，懒下瞿塘滟滪堆。”吁！公殆薄轩冕而爱泉石者乎！铅山费健斋宏以总角中状元及第，为黑头宰相，既而以权势怨憎之所集得请家居，年尚未五十。日居小楼，名曰“至乐”，大学士王守溪鏊寄以诗曰：“横林特地起高楼，楼上书多拟邺侯。日与圣贤相

对语，身于天地复何求？三峰有意当窗见，一水无声绕槛流。试问主人何所乐？本来无乐亦无忧。”吁，殆知进而知退者哉！

杨公翥

天顺间，都御史陈智性甚狭，捩左右之人无虚日。洗面时用七人，二人揽衣，二人揭领，一人捧匜，一人捧漱水盂，一人执帨，稍不如意，便打一掌。至洗毕，有三四人被其掌者。尝坐堂偶，有蝇拂其面，即怒叱从者拿，从者纷然东奔西突为逐捕之状。少顷，俟其怒解，稟问拿何人？乃叱之曰：“是蝇。”一日堂上静坐，因岸帽取簪剔指，失坠于地，怒其簪。不得已而起坐，自拾簪，触地砖数次，若惩其簪者。方静坐，若左右行过，履有声，即捩之。或谏以暴怒为戒，曰：“诺。”乃作木方，刻“戒暴怒”三字，挂之目前以示警。已而怒其人，欲捩之，辄忘其戒，取木方以击之。怒性既消，观其所戒，悔之莫及也。其褊狭类如此。成化间，尚书杨公性甚宽，邻家构舍，其桶溜坠其庭，公不问，曰：“晴日多，雨日少也。”或又人侵其址，公有“普天之下皆王土，更过些些也不妨”之句。邻翁生儿，恐乘驴惊之，卖驴徒行。又其先墓前碑为数田儿戏推仆，墓人奔告，曰：“伤儿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曰：“幸矣。”语诸儿家善护儿，毋惊之，其宽厚类如此。噫！夫人之性，莫病于狭，而莫贵于宽。事之所以得其理者，以宽得之也。事之所以失其理者，以狭失之也。祸福成败之基，其在兹乎？学者当以智为戒，以杨公为法。

碧光

予一日晚如厕，见后室有梨木字板二片，合置几上，侧缝有碧光一道，射出寸余。举而揭视，中有碧光数点，莹然相丛，二木皆然。缔观之，宛然萤火也，久之不灭。及排房闼，视之灯下，无有矣。因以语室人，大以为异。室人曰：“此蜈蚣光也。”家居时暑夜纳凉，亲见有光三寸许游壁间，近视之蜈蚣也。随足所踏皆碎光，其唾涎亦成光，嘘气亦成光，此岂蜈蚣所致也欤？予闻之，寻光处，绝无痕迹可见。又考诸类书，蜈蚣一名螂蛆，一名蒺藜，一名百足，一名马蚘，一名蛆，一名马陆，一名商距，初无此一种，岂古书所载亦有遗于见闻所不及者欤？又世人恒言鬼火，夫鬼无形与声者也，安能为火，岂亦此其类也欤？又世人恒言浮屠中有舍利光，舍利者佛之法身所炼，有骨舍利、发舍利、肉舍利、血舍利，夫佛既涅槃矣，寂灭矣，安得有光，岂亦此其类也欤？因识之以质诸博物者。

幸不幸

南京聚宝门外雨花台侧，有僧寺十数区，东西并列，中一寺侧有梅将军庙焉。每朔望日，城中外居民焚香者以万计，尚书王公以旗为之碑记。将军者梅贻也，东晋人，但言其曾上书，传为有功于吾道耳。初无他绩可纪，亦无惠德在民，及有灵验显报之迹，不知缘何居民崇祀如此之众且久也。将谓其祈福益欤？当世之最尊信者佛耳，诸寺中曾不蒙一香一烛之敬，何也？岂神亦有幸不幸也欤？虽然，贻犹有功于吾道也。象至不仁，

舜封之有庠。唐时土人犹祀之，柳子厚作《道州毁庠亭神记》，则既已毁之矣。及观王阳明先生《象祠记》，则贵阳至今犹祀之。斥于唐而存于今，毁于有庠而犹盛于贵阳，象亦何幸而得此也耶？因慨自古忠臣义士多矣。其名垂竹帛啧啧人口者有焉，其名随身没泯灭无闻者有焉，是皆有幸不幸于其间也。每尚论，为之太息于斯云。

劝学箴

番禺萧梅东应魁，尝集古诗句以为《劝学箴》。其箴曰：“爰有寒泉，惟其深矣。于彼行潦，叹其乾矣。皇父孔圣，示我周行。龟勉求之，日就月将。敷时绎思，每怀靡及。灼灼其华，其实之食。不稂不莠，如琢如磨。{步心}如调饥，莫知其他。每有良朋，俾汝多益。彼其之子，是用不集。我有旨蓄，何用不臧？如珪如璋，邦家之光。百尔君子，迨其今兮。日月其迈，静言思之。”诵此箴，令人惕然有深省处。

乐陵令

正德间，流贼刘六、刘七等作乱，横行河南、山东间。固始许逵为乐陵令，预筑城浚隍，贫富均役，逾月而成。又使民各起墙屏，高过其檐，仍开墙窦如圭，仅可容人。家令一壮者，执刃俟于窦内，其余人皆入队伍，令曰：“守吾令，视吾旗鼓，违者军法从事。”又设伏巷中，洞开城门。未几，贼果至，旗举伏发，贼火无所施，兵无所加，尽擒斩之，自是贼不敢近乐

陵城。既而刘七、杨寡妇以千骑犯利津，逵率众追至高苑，斩首至众，复破之于德平，自是贼远遁不敢犯。何景明作《乐陵令行》云：“山东郡县一百八，无有一城无战场。到处漂血成野水，如山白骨横秋霜。云台功高将不收，投笔亦有书生谋。黄金大印赐豪贵，白面岂得言封侯？唐朝公卿集如云，平原太守名不闻。二十四城见贼走，抗城乃是平原守。君不见前者寇盗时，县吏州官各亡命。北梁白马终日行，济上黄旗错相映。不闻开门战，但闻开门迎。吁嗟乎？平原太守乐陵令。”刘仕义曰：禄山之叛，所过望风投伏，曾无一人能扞御之者，而抗节致忠乃仅一平原太守而已。明皇闻之叹曰：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？流贼之乱，朝廷屡命大将征讨，率皆丧败，无功挫威辱国，而逵以一乐陵令摧敌致胜，大振国威如此。呜呼！国家悬爵禄以待豪杰，居高享厚者何人为之？御侮戡乱者，又何人哉？此景明之所以深慨也。

南海三伦

广东南海伦文叙，以会元廷试及第状元，长子以谅解元登进士第，次子以训会元廷试第二人，少子以诰进士，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并以魁元策名。当世盛哉！前乎未之有也，故天下称为“三伦”。昔人有诗曰：“去时曾携一束书，归来玉带挂金鱼。文章未必能如此，应是双亲积善余。”谅哉噫吁！天下之士，抱璞弗售者十四五焉，可以安于命矣。

胡敬斋

姚干胡敬斋居仁曰：近日学者便要寻滋味，寻快活，此皆是未学行先学走，如何不猖狂颠倒？只当教他去穷理力行，见理明，力行熟，自有滋味，自能快活。孔子教人博文，便是入滋味处。教人约礼，便是入快活处。仁当先难而后获。又曰：气质之偏皆可克治，要克治气质之偏须涵养，得大本完固，则元气壮，病易除。又曰：容貌辞气上做工夫，便是实学，谨独是要。此语于学者极有力。

历法

历家有一定之数，其推算亦有捷径之法，《授时历法歌》曰：“授时历法君要知，但以九年旧历推。月大月小起初一，看其初一天地支。大月天干五支九，小月天干四支八。月大三十日无差，月小分明只廿九。节气只凭九年历，二十四气真阳的。天干三数地支七，熟记心中历历。定时二十四年取，逢时遇八君无虑。若依此法个中推，方省阴阳玄妙处。”谓今年历当推九年前历，每月初一定何干支。且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，假令初一日甲子，甲至戌五数也，子至申九数也，即以戌申为今月朔，推小月亦然。而今年月之大小亦因自定，不劳增损也。若节气，则看前九年是何节气。假如癸亥日，癸见乙三数，亥见巳七数也，即以乙巳为今年节气。若定时，如逢子时，交节气以八数之当见未也。又推节气歌云：“中气与节气，但有半月隔。若要知仔细，两时零三刻。”谓如正月甲子日子时初二刻立春，则数至己卯日寅时正一刻则是雨水节也。推立春歌括云：“今岁先知来岁春，但隔五日三时辰。”谓如今年是甲子

日子时立春，则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时立春。若夫刻数则用前法推之，凡此皆有定法也。然至于推闰，则有不可为准者。其推闰歌括云：“欲知来岁闰，先算至之余。更看大小尽，决定不差殊。”谓如来岁合置闰，止以今年冬至后余日为率，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，则本月尚余八日，则来年之闰当在八月，或小尽在七月。若冬至在上旬，则以望日为断，十二日足则复起一数焉。然隆庆五年辛未，予谓明当置闰，以其法推之，十一月二十六日甲申冬至，则明年当闰四月。及历出，非闰四月，乃闰二月也。因以前闰验之，皆不合，岂由岁差之积而然，遂不可为准也欤？盖天道平运而舒则渐差，而西日道内转而缩则渐差，而东岁差者天道日缠之所致也。历法随时而修改，殆以是欤？因识之。

物始

《绿云亭杂言》载：太祖初有天下，一夕微行至神乐观，见一道士于灯下结网巾，问曰：“此何物也？”对曰：“网巾也，用以裹之头上，万发皆齐矣。”太祖去，明日朝罢，有旨召神乐观昨夕结网巾道士以来。至则命为道官，仍命取其网巾，至今遂为定制。盖自元以前无此也。予读《礼问·丧篇》“亲始死鸡斯徒跣”，陈澧注曰：鸡斯读为笄，纚笄骨笄也，纚韬发之辒也。亲始死孝子先去冠，惟留笄纚也。夫曰纚曰辒，字皆从丝，是知网巾盖托始于此也。道士特变其制，而加饰耳。大抵凡物之制必有以托始之者，或由粗以入精，或由质以加文，所以因袭之者，其来必远，岂一人之智虑能创为之哉！昔人谓席下载其方象地，盖上覆其圆象天。车陆行也，形肖飞鸟；舟

水行也，形肖游鱼。由是观之，虽创为于一人者，亦必有以托始之矣。

酒鉴

曾见有人醉酒而死，委于道旁。偶一方士过之，令左右急取好香以薰其鼻孔，须臾而醒。吁！酒之能杀人如是哉！因书于此，以为嗜酒者之鉴。

歌咏

古人一歌一咏，每惓惓有天下之虑。杜子美《茅屋歌》曰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。”卢仝《茶歌》曰：“安知百万亿苍生，命堕颠崖受辛苦。便从谏议问苍生，到头合得苏息否？”此皆非徒探奇撷英，但以为工焉而已者。景泰间编修杨公守陈赋《银豆谣》曰：“尚方承诏出九重，冶银为豆驱良工。颗颗匀圆夺天巧，朱函进入蓬莱宫。御手亲将十余把，琅琅乱洒金阶下。万颗珠玑走玉盘，一天雨雹敲鸯瓦。中官跪拾多盈袖，金裆半堕罗衣绉。安得天颜一笑欢？拜赐归来坐清昼。闻知昨夜六宫中，翠娥红袖承春风。黄金作豆兢拾得，羊车不至愁烟中。别有银壶薄如叶，并刀剪碎盈舟匣。也随金豆洒金阶，满地春风飞玉蝶。君不见民餐木皮和草根，梦想豆食如八珍。官仓有米无钱余，操瓢尽作沟中尘。明主由来爱一嘏，安邦只在恤穷民。愿将银豆三千斛，活取枯骸百万人。”诵此，而公軫念苍生之心亦可想见矣。

官制考

尚书，秦官也，秦世少府，遣吏四人，在殿中主发书，谓之尚书，尚犹主也。汉初有尚冠、尚衣、尚食、尚浴、尚席、尚书，谓之六尚，其任犹轻。至后汉则为优重，出纳王命，赋政四海，尚读为常者，殆方言而转为此音欤？岳珂乃谓后世之讹音，恐非也。国朝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尚书，犹古六卿之任也，位二品，文阶至此而极，进一品则保傅，为加官矣。洗马，秦官也。汉亦曰先马，如淳曰前驱也。后汉员十六人，职如谒者，太子出则当直者，前驱导威仪也。梁典经局又置八人掌文翰，皆取甲族有才名者为之，始为清选。洗读苏典反者，殆方言转而为音欤？陶宗仪乃谓后世之讹音，恐非也。国朝詹事府设司经局，置洗马一人，其属有校书、正字、通事、舍人，亦青宫官僚崇阶也。国子祭酒，晋官也。胡广曰：“凡官名祭酒，皆一位之元长。”古者宾得主人饌，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地，故以祭酒为称。国朝惟国子监称祭酒，盖以主祀先圣，名称为切。且以国师特擅专御国子诸生，参谒端坐，俨若神明，崇重亦至矣。唐内外文武官，五品以上佩银鱼袋，三品以上佩金鱼袋。宋制因之，内外文武皆带鱼袋。凡服紫者饰以金，服绯者饰以银。按唐李淳风《讖书》，有江中鲤鱼十八子为唐受命之符。又《酉阳杂俎》载《唐律》取得鲤鱼即宜放，仍不得吃，号赤鯪公，卖者决六十。则佩鱼之制，非宋之所宜因也。国朝革而不用，诚为有见唐制。士人以棠苳襦衫为上服，一命以黄，再命以黑，三命以纁，四命以绿，五命以紫。宋百官公服三品以上紫，五品以上朱，七品绿，九品青。国朝

内外文武皆乌纱帽、青圆领，上至宰执下及伶官皆同，但以前后补及带为别耳。文官服色云：一二仙鹤与锦鸡，三四孔雀云雁飞，五品白鹇惟一样，六七鹭鸶鸂鶒宜，八九品官并杂职，鹤鹑练鹊与黄鹂。风宪衙门专执法，特加獬豸迈伦夷。武官服色云：公侯驸马伯，麒麟白泽裘，一二绣狮子，三四虎豹优，五品熊罴俊，六七定为彪，八九是海马。花样有犀牛，其带八品以下并杂职用角，六七以银，五品蒙金，四品起花金，一二三箱金，玉则出特赐耳。

金陵风景

金陵风景最称佳丽，天阙北逼城即钟山，周回数十里翠壁丹峰，嵯峨霄汉之表。山麓即太平堤，游人往来络绎充斥。隔堤即玄武湖，亦濛回数十里。其中芳洲浮水而出者有六，树木笼葱，烟云缥缈，时方盛夏，荷菱荃蔚，藻荇牵浮，红绿错落，云水之湄，极目无际。我朝钟山为太祖韞玉之处，玄湖作板图之府，非公无敢侧足焉。近堤为覆舟山，古松森疏，奇石峻嶒。沿太平壖里余为鸡鸣山，殿阁参差，浮屠耸空，苍松瑰石，丹青难就也。陟巔望之盛，概尽在目中，山明水秀，掩映如画。然每积阴零雨，俯瞰湖光，往往有化龙鱼腾掷波间，风致良亦佳哉。昔人盖有纪其胜者矣，因录之。张曲江诗曰：“南国更数世，北湖方十洲。天清华林苑，日晏景阳楼。幕下回仙骑，峰傍驻彩游。鳧鹭喧风管，荷菱斗龙舟。七子倍诗赋，千人和棹讴。应言在镐乐，不让横汾秋。风俗因纾慢，江山成易由。驹王信不武，孙叔是无谋。佳气日将歇，霸功谁与修？弃田东海变，麋鹿姑苏游。否运争三国，康时劣九州。山虽幕府在，

馆岂豫章留？水淀还相阅，菱歌亦故道。雄图不足问，惟想是风流。”苏子瞻诗曰：“到郡席不暖，居民空惘然。好山无十里，遗恨恐他年。欲款南朝寺，同登北郭船。朱门收画戟，绀宇出青莲。夹道苍髯古，迎人翠麓偏。龙腰蟠故国，鸟爪寄层巅。竹杪飞华屋，松根泣细泉。峰多巧障日，江远欲浮天。路钓横秋水，浮屠插暮烟。归来踏人影，云细月娟娟。”泰州储巖诗曰：“北山飞翠凝吾杯，舟人举棹相徘徊。城隅捩舵踏冰入，船底轧轧闻春雷。霜风吹衣衣欲裂，湖天泱泱凝飞雪。司空劝饮夕郎酬，始觉微酣生颊热。中流咫尺水尽开，沙禽水鸟忘惊猜。新洲昨夜梅花发，暗香偏逐诗人来。湖波为带城为被，册府图书真得地。却笑前朝建此都，只将山水供游戏。钟山龙蟠几百里，下有龙宫藏剑履。山中老树尽成龙，夜夜飞来饮湖水。湖波只与银河通，背城一派垂晴虹。柏梯高寒石梁迥，十洲三岛蓬莱宫。长堤隐隐湖心路，堤上行人日来去。春风杨柳夏夫渠，换尽年光颜色故。世间万事如云烟，湖光山绿直依然。不及湖中鱼与鸟，涵泳恩波今百年。”杨廉夫诗曰：“钟山突兀水天西，玉柱曾经御笔题。云拥金陵龙虎壮，月明珠树凤凰栖。气吞江海三山小，势压乾坤五岳低。华祝声中人仰止，万年帝业与天齐。”扬州左唐诗曰：“扁舟临别岸，景物亦奇哉。野树闲生长，沙鸥信往来。水浮尘世隔，天远画图开。我欲为招隐，何人爱草莱？”

李节妇

节妇石氏，印江处士石某之女，成化己丑年六月二十四日生，弘治庚戌归宣。姑欧阳氏严重，石事之每可其意。好治麻

臬蚕茧，性僻质贞率，衣着五六载不易，帔 困中华靡相尚，石独以朴素处之，无耻色。弘治乙卯年宣卒，遗孤子二，长绽四岁，次族岁尚未周，家事窘迫，艰阻万状。或劝其嫁，泣曰：“遗孤奈何？且死之日，何面目见君子于地下。”乃纺绩以抚遗孤。嘉靖乙未，台史鲤湖王公按郡，旌以礼币。是年七月十五日卒，祔葬宣墓之右。归宣氏二十二岁，宣卒之年二十七岁，孀居凡四十年，卒之日六十七岁。柏泉子曰：“余他日读《春秋》，见说春秋者，谓春秋常事不书，是矣。至于纪叔姬之卒与其葬，则亦疑若常事然，先师仲尼至备书其年月若日而弗遗。彼一国之君与其夫人若当时之公卿大夫，是何其名宠贵盛也？乃泯然或不少见于策书，心窃怪之。既思春秋之世，功利炽然，人心大坏，至于龙蛇战野，玄黄易色，卖国弑君，弁髦名器。而秉节守义，乃独见于一亡国无归之妇人，仲尼安得不贤之，以为天下后世劝耶？乃余居今之世，得传李节妇石氏，慨然长叹为一泫然焉，诚不以富，亦祇以异。”盖古今之同情如此。顾恨非其人，不能使节妇永有闻于后世如纪叔姬也。虽然，庸讵知世果无其人乎？感事悼时，废书于邑。刘仕义曰：《石李节妇传》，滁州大司马胡公松所传也。予初弁，纳妇沈氏，时嘉靖丙午，方十有九岁。逮庚戌遭变，以幼子镜后母之妒，矢志不偶，旷居者十五年。诸先达以为芳年苦节，啧啧称难。今读《李节妇传》，慨然有感焉。其刻励之行，惟苦心者知之耳，因纪之以诗。诗曰：“麟经特著纪姬名，见说滁阳毓蕙嫕。抗志冰霜成化石，甘心槁朽对孤檠。繡帷每忆青春恨，罄室常持白发贞。四十年来如一日，传芳应有汉更生。”

化民成俗

湛甘泉先生为南大司马时，令民毋得餐大鱼，酒肆中沽市，无论举火当炉，致众丛饮，有大禁焉。除岁，庶民毋得焚楮祀天，糜财犯礼，可谓导民以俭矣。然是时居民大扰，咸称不便，何蠢愚之不易化如此哉！或曰：欧阳文忠公尝语人曰：治民如治病。彼富医之至人家也，仆马鲜明，进退有礼，为人诊脉，按医书述病证，口辨如倾听之可爱，然病儿服药云无效，则不如贫医。贫医无仆马，举止生疏，为人诊脉，不能对，病儿服药云疾已愈矣，则便是良医。凡治人者，不问吏材能否，设施何如，但民称便，即是良吏。故公为数郡不见治迹，不求声誉，以宽简不扰为意。故所至民便，既去民思。刘仕义曰：其然乎？虽然，化民成俗，政之经也；随俗习非，弊之道也。

星变

嘉靖四十五年岁次丙寅十月十三夜，星陨如雨，有声。十四、十五夜皆然。十五夜，月食，历三时既。夫星陨如雨，异也；历三夜，甚异也；继以月食既，又异之异者也。是岁十二月皇上宾天。吁！天人感应之理微矣。

人心至灵

人心至灵，于梦而可见。予每学院小试必优选，然入试前夕，必梦啖桃或菱，或采莲实，故不待案出而已知必在优列矣。不宁惟是，乙卯之试，撒棘前两夕，梦入明远楼前。内帘出九